司農奏議

司農奏議卷之三

太子少保戸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經用匱乏有繇疏

題爲詳陳經用匱乏之繇屢次供應之苦懇乞
聖明留覽以懷永圖事臣以劣庸猥蒙
簡任莅事以來遭時之窮屢
旨切責供應不前臣之罪臣猶知之况
皇上乎抑臣爲守藏之吏耳帑藏之有無
皇上之有無也有者臣不能掩之爲無無者臣不能
强之爲有邇來匱乏之狀有可得而陳者如總

以出入之大數計之每歲入四百萬出猶浮之
此定額也先年寧夏之事費銀數百餘萬時日
稍遠姑且勿論且以近事言之兩次征倭用過
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用過一百二十
二萬七千餘兩此匱乏之所繇一也鋪
宮錢糧于萬曆二十六年進過八十七萬六千三百
七十五兩零　冊立分封冠婚錢糧于二十七
八九三十年進過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二百四
十七兩零此匱乏之所繇二也本部歲額金花
百萬派之省直原無分外贏餘至萬曆六年新

增買辦銀二十萬兩相沿二十五年共六分觧進過五百餘萬兩買辦不足借之金花金花不足借之銀庫銀庫竭矣計無復之此匱乏之所繇三也恭繹

皇上初年毫無濫費積有存餘以故先事諸臣得藉手供應庶免罪責及臣之身庫藏如洗本月十六日銀庫揭報止存八十餘金徃者猶云那處甚艱今則雖欲那處亦無復可那者臣卽髮膚盡捐何補于用然此匱乏之之狀

皇上所明知所屢言者何用臣喋喋而佔佔為惟是
皇上天地父母下體羣臣臣之此時萬窘萬急萬難
萬苦危在旦夕不以此情特告
皇上更無可告訴者矣謹將數年出入大數具疏上
塵 睿覽不敢冀望 批發惟祈
皇上留之座前時為披覽試思連年軍興珠寶用過
若干原無正項金花買辦增過若干原係分外
鋪 宮錢糧完在何年 典禮錢糧視前幾倍
目下邊餉作何支持則臣部之苦時事之艱覽

不畢簡必且爲臣惻然動念者至於各省直經
管各官催解金花近年者俱已全完間有一二
拖欠非其遠年積負則其見在催徵臣若緊行
叅處則各官已完錢糧必心服若爲求寬則
又恐各官假是怠玩不肯用心伏惟
皇上少停鈇鉞之誅酌處寬嚴之際臣之庸愚多病
一面具疏乞休但 國計虛乏至此臣部陵夷
至此臣之惓惓實非私計可斥可去者愚臣之
身也當存當重者

皇上之部也伏念內庫外庫皆爲
皇上之財君足民足以立太平之本則在
皇上轉移之間致天下無疆之福臣犬馬一念不勝
兢懼尤不勝願望等因萬曆三十年七月十八
日具題

請會議國用疏

題爲帑藏匱極萬分可虞懇垂
睿筭集衆思以計　宗社長久事邇年以來經費浩
煩前後當事諸臣借彼那此支應一時至今窮
態盡露討無復之今年春非荷
皇上允借寺銀百萬幾不可支目前九邊之餉三大
營軍馬草料布花之資又見迫矣臣自受事以
來催科之檄達之省直者急如星火督責之旨
得之

皇上者嚴如雷霆然而外之所入者常少內之所出
者常多隨到隨發畧無存積日據太倉揭報實
在不滿數十金而邊鎮未發銀兩拖至百萬昨
者薊鎮各軍飛帖糾衆變已將成幸而解散儻
尤而效之俾可常徼乎矧今四海洶洶舉
朝臣工咸懷意外之慮萬一一方有事如曩者東
西之警發數十萬之師需數百萬之餉臣將何
以應之欲急征求恐難生黔首欲緩徵發恐變
在胱巾當此平寧無事之時業已中不濟外外

原缺

進國計書冊疏

題爲　國用日增

國賦日減直陳出入大數以備

睿覽以圖長計事臣至庸愚誤蒙

簡拔涖事以來適遭帑藏空虛屢疏哀懇仰荷

特恩借內藏緩內供責逋賦臣卽摩頂至踵罔報涓

涘日夜籌思同一計部耳昔何以隨取而隨足

今何以愈索而愈窮因舉二三司屬將太倉出

入額內額外之數細覈詳稽始悉其故大約太

倉歲入僅僅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餘兩內
除原派各省直徑解邊鎮銀八十四萬餘兩外
實入者只三百七十萬零耳使盡數入完原不
足以當內供邊餉俸糧各項四百五十餘萬之
用一遇災沴流行省直逋欠則所入愈不足以
給所出及考近年所出較額外不啻數十倍是
果操何術而能應哉良繇
皇上御極之初百事撙節以故太倉積有羸餘節因
近年費用浩繁當事那移支應庫積盡搜括省

直矣挪括盡借改漕折矣漕折盡開納事例無
事例盡借京運借老庫矣老庫盡旁借問奇無
然當日猶可挪可改可開可借至臣之身則無
可挪無可改無可開無可借者曾不得挪避而
行焉所可冀者惟全徵三百七十萬之額數或
得稍濟燃眉豈知額數之中三年間又復改折
二十餘萬有奇通欠一百九十九萬有奇催督
之數星馳輸輓之車抵繫上供外發東補西儹
見年邊餉目今尚缺八十五萬計畫無之最要無

欲死年後一年國非其國是以不避瑣屑謹將
三年出入額內額外之數撮其款項并開簡明
揭帖上塵
御覽庶見臣部萬分艱難我敢一毫欺飾且臣能鼠
之微技已窮燕雀之處堂可慮安敢推泄貽禍
將來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勅下九卿科道委長計議共濟時艱不惟臣得藉手
以報

皇上於萬一而國家根本亦可引至於靈長矣等因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

經用匱乏有餘疏

題爲　國用匱乏有餘

聖明轉移甚易敬陳盈虛之故以備

採擇以保治安事竊照太倉如洗九邊待哺該臣屢

疏具題棻蒙

聖心朗鑒但邪移非可繼之術講求無善後之方臣

蒿目嘔心撫今追昔均此一天下也昔何以足

今何以窮撥厥所繇有自來矣此其安危關

宗社其旋轉在

聖明臣君隱忍不言聽其禍亂自至是臣溺職之罪
小誤　國之罪大不但爲
皇上之罪人竊恐天下後世將共唾罵之恭
國家錢糧徵收有額曰稅糧曰馬草曰農桑曰鹽
鈔者爲正課各運司者爲鹽課各鈔關者爲關
課稅契贓罰香商魚茶屯折富戶等項爲雜課
內除徑解邊鎮外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此外
則開納撙省軍興搜括等銀爲非時額外之課
大約五六十萬兩不等合此數項方足四百餘萬

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權宜開採之

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

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山東之香商等稅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福建之屯折等銀三萬四千八百餘兩南直隸徽寧等府之稅契銀六萬兩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改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其間雜課不敷誅求無藝百姓不得不以應徵之錢糧暫免華楚是有司不得不以見完之正稅

量爲那移爲上官者亦諒其愛民萬不得已之衷而曲爲彌縫以致三年之間省直拖欠一百九十九萬有奇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山東運司每年分割去銀一萬五千餘兩兩淮運司別立超單八萬引而臣部之鹽課壅矣原額關課三十三萬五千餘兩二十五年新增銀八萬二千兩今則行旅蕭條商賈裹足止解完二十六萬二千餘兩而臣部之關課奪矣高淮開納中書李敬開授揮使而臣部事例之課分矣關中軍

典舖省等銀每年七萬餘兩盡抵礦稅各省援
請而臣部額外之課虛矣他如南直隸蘇州等
十八府州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
袍價軍餉造船等項借過本部銀二十八萬七千
六百餘兩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
袍價借過本部銀三十三萬八千五百餘兩陝西
全鎮協濟自十三年起至三十年止共用銀一
十四萬二千五百餘兩四川議留陝西濟邊銀
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俱于大倉補發

過銀一十五萬兩雲南自十二年起至三十年
止毎年題留提舉司解京課銀共五十七萬兩
而臣部之逋課又如此此其多矣
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在在握以中官天下錢糧
止此額數而處處自爲那抵當此之際欲開利
孔則無可復開欲急催征則勢難再急譬如縛
手而求持禁足而求走也抑巳難矣而年來征
哱之費用過銀一百餘萬兩兩次征倭之費用
過銀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

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鋪

宮

典禮之費用過銀三百六十萬餘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銀五百餘萬兩入者如彼出者如此即全盛之世所不能堪而况今日乎老庫將窮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阻九塞之兵動言鼓譟餘額一帶近有揭竿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

皇上聰明絕世事事周知試察臣茲所條有一字欺

安否臣部職守旣奪旣分臣尚別可措手否夫煩歛與惟正其需孰急此盈則彼虛其數甚明
皇上誠穆然深思毅然立斷遂者臣不敢望苐猶行十年前之政事而臣部得循十年前之職守臣所以待天下入者猶夫故也即所以備
皇上出者猶夫故也內釋匱乏之憂外彌叵測之變是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不則朘剝侵漁民害已極支撑展轉臣計已窮臣之要領固不足言而

皇上之金甌大寶臣亦不知其所終也與言及此肝

腸俱裂涕淚如傾臣不能復言矣伏望

皇上垂神省覽臣不勝哀籲祝願懇切之至等因萬

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催發章奏疏

題爲章疏未發甚多　國計所關甚重懇乞

聖斷速霈　明綸以便遵行事竊照計曹乃命脈所

關而尚書爲喉舌之秩臣之庸愚謬領斯役其

所守者　朝廷之官而所言者　國家之事也

乃自正月迄今一切章疏未蒙　簡發因詳臣

之所言非上而　天濬之贍養則下而九塞之

軍需也非考成叅罰之常規則鹽筴漕輓之新

例也在臣不過督率司屬按舊章而請耳若

明旨一日不下則臣部何以奉揚天下諸司何以遵守況夫人情久則生玩玩則生疑必有謂臣部之于　聖心多未當者遂致因循廢閣之虞必有謂臣部法守之不足憑者將啓乾沒舞文之弊必有謂臣部之承宣不下究者必致聚鬪脫巾之憂姑且無事遠引即如一郡一邑而守令坐曠則郡邑之政荒一省而監司虛懸則一省之事廢豈以　國家極重之務而半載停閣茫無主裁內外之常賦坐視愆期期會之簿書無

從禀命承委候

旨者不敢　陛辭而前懸釜待炊者無能果腹所事即清平無事之時已不免有叢脞之患矧茲

天變人愁民窮財盡之會而可泄泄若此邪譬之水然安流千里無可虞也一節不通則壅溢上生譬之身然飲食居處無可虞也一脉不流則疾病立見當覩天下之變未有不起于廢弛而醞釀于平時者臣之所憂在漸積之後醞釀之所必成而

皇上之所不憂在耳目之前思慮之所未及比至有
事然後張皇起而圖之其有及乎臣鼐臣也舉
事不當秪當罪臣罷臣以懲不職其於應發章
疏似未可因人而槩棄之也姑廢日久萬不自
安謹將前後諸疏開列硃語以備
睿覽伏乞　軫念命脉不可不聯喉舌不可不通
國計民生不可不重或將原疏逐一簡發或將今
疏總賜　批行俾臣得以抱病之身完此塵積
之牘上答　鴻恩下安黎庶豈惟臣愚一人私

幸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臣不勝激切叩閽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具題

原缺

之身寧足贖乎方今天下時事孔棘其當蒿目而慮悉心而圖者微獨臣部爲然而臣部爲甚臣部倉庾匱絀其値燃眉無肩束手無策者微獨今日爲然而今日爲甚臣不敢復說連年經費已過千萬有奇爲臣部匱乏之繇亦不敢歷述九邊餉銀尚欠百萬之多爲目前徵發之急姑舉内外大小臣民所共難者爲

皇上熟計而備陳之葢天生蒸民有室有家原自有生人之樂也但年來旣竭力以供惟正之賦又

領產以厭貂璫之求鴻鴈在野碩鼠于郊以致富者立貧貧者立斃矣孰孰孑遺所餘幾何此非百姓之獨難爲今日之百姓故難耳夫百姓其小者也張官置吏使司牧之原自有撫字之責也但年來旣催科以足逋負之額又搜括以抵採榷之征　國令如焚民窮似洗以致鞭笞日聞桁楊載道奚子民謂何甚此荼毒此非有司之獨難爲今日之有司故難耳夫有司其小者也鈔關運司各有司存原派有額定之數也

但年來此困于重征之日橫彼壅于浮課之日增舉足有礙跬步難前以致行旅蕭條成數頓減矣原以利民反以害民此非關司之獨難爲今日之關司故難耳夫關司其小者也省直督撫提綱挈領原設以彈壓一方也但年來此以懸缺而空署彼以候代而杜門職業旁分事權無統以致後先交諉上下相蒙矣豈曰無人廢弛至此此非省直之獨難爲今日之省直故難耳夫省直其小者也　國家歲入四百萬以待

軍國之需尾此內外大小臣民原與臣共為首
尾者也今在在稱艱處處受病謂臣不知其顛
末是自淪于莽替也謂知而遂聽其短長是坐
待其危亡也但時勢兩迫緩急俱非急之不勝
其急緩之難以緊緩則是內外大小臣民猶各
以其難為難臣又舉內外大小臣民之所難以
為難此非計部之獨難亦以為今日之計部故
難耳嗟嗟以臣部之難一至于此使其有懈而
念之者臣或藉手不至于狼狽之甚也然臣嘗

叩　閽而力請庶幾
皇上之憐臣乎乃買辦切責如故珠寶切責如故
典禮鋪宮切責如故甚則承運庫有催矣御用監有
索矣銀作局有討矣前後窘迫有如債主是大
聲疾呼而
皇上不聞也臣又嘗告急于省直庶幾同冊之憐臣
乎乃見徵拖欠自若帶徵拖欠自若正課雜課
拖欠自若甚則借支于　袍段矣協濟于年戒
矣截留于河工矣朝夕翹仰有如望梅是大聲

疾呼而同舟不聞也萬不得已為之籲地呼天庶幾彼蒼之憐臣乎乃今日以災傷議蠲明日以災傷議免後日以災傷議賑甚則漂沒我畿輔矣震驚我
陵寢矣擊毀我
郊壇矣近聞畿南直山東蝗河南水秦晉旱又次第見告矣災沴有一分之增錢穀必有一分之減是大聲疾呼而彼蒼不聞也夫國勢人心既渙散而難恃天災民害又湊泊而交攻臣生不辰適際其會則一手一足之力安能荷此重擔而無顛躓

乎臣聞人臣之立朝也外度之人內度之己中度之時然後可以匡主庇民而濟國家于艱危之中今　聖明在上試相今時勢審今人情察臣精力才品能保天意尚可回乎人心終不變乎三軍必不敢脫巾四方必不敢揭竿九夷必不敢稱戈內犯乎臣固知其不能也萬一有事能必　內帑慨發乎常供盡捐乎冏藏復可借老庫復可開凋殘遺黎復可朘剝乎臣又知其不能也不能則負　恩知其不能而猶塞賢路

辦負巳負　國者罪負巳者蓋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恭水火之苦惟蹈水火者知之而救焚拯溺猶未喻也饑寒之苦惟罹饑寒者知之而飽食暖衣終不解也臣既極知國計萬不可支力綿薄不可任使不披瀝哀懇于　君父之前更有誰肯體亮者所願　明主獨觀萬化之原俯鑒一腔之血特黜腐濫別選賢能用佐下風以抒匡濟庶下可以振積玩之人心而上可以回方蹶之天意不至大壞極敝以貽無窮之憂乎

抑臣猶得說焉去歲商伞肆虐民幾爲魚于時

人心惘惘無不謂禍至之無日嗣荷賑金發粟

臣等委曲從事卒而延至今日矣邇者淫潦彌

月水患頻仍諸臣累上脩省之疏俱未

報可施行

皇上豈不謂如不得已吾自有已試之方略耶不知

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再希累災之民如再

植之木其根必傷安有玩災樂禍而可長保無

事者萬一禍變起於倉卒然後駭而圖之其將

能乎臣陋技已窮愧謀

國之智淺燕堂為慮徒報

主之心長儻蒙　宵旰勇圖咨嗟深念毅然拯濟時

艱為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臣雖隕伏草莽其

亦荷有餘榮矣感時憂

國灑泣控陳伏惟

聖慈矜原俞允臣無任祝禱顒望之至等因萬曆三

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具奏

原缺

請開例疏爵入金而入無幾也屢懇　罷榷以裕財源爾利權可得一乎持疏清伍以惜邊儲而行間可得問乎嚴覈提騎之食聊杜濫冠節嗇金穀之餘姑爲累黍惟是鈔賦常徵遞年失額者請　旨傳檄不厭再三而又民艱是恤每移書撫按藩司就中調停此誠臣之不能一意撫字也顧亦安得諱言催科乎蓋觀漢臣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言利煩析秋毫夫當時擊胡通夷塞河穿渠與夫昆明栢梁禱祠之役自非三人

曷克治辦臣才智不逮三人遠甚假令臣生是時惟有束手如三人者臣之所不能也然所稱治辦也者則置均輸更錢幣相引探逆筴及車船緡錢過告于天下獄吏分遣于郡中其生財別出常額之外臣乃令不過責成于賦中而蒐括于逋數耳假令三人生今時心計必異如臣者或又幸才智之不及三人也益盜臣臣所不能而聚斂實愧不能獨不幸遭時困詘迹乃類之類之而不能少佐　國家之急抑且奈何伏

乞我
皇上軫念時艱必非愚臣所堪計畫
特下九卿科道酌議裕
國訏謨使臣奉而行之庶幾免蘇曠寡愆尤此同
朝之所知亦同朝之所隱也伏惟
慨發施行臣愚不勝惶恐等因萬曆三十五年閏六
月初九日具題

覆四川巡撫留餉疏

題爲三邊待哺至亟川餉萬難議留懇祈
聖明嚴諭該省照舊徵解以濟急需事煩按四川巡
撫喬璧星揭稱爲公私困詘已極採辦重役難
支懇祈
聖明俯賜減派寬解限並議應用錢糧及專道督理
以濟　大工事內除別款係隸別部者俱聽議
覆外惟是留用錢糧一款內稱兩院贓罰鹽課
稅鹽茶契稅事例等銀每年湊足十萬四百餘

兩解赴陝西濟邊除三十五年分已解五萬兩外其未解五萬餘兩并以後年分俱全留用一節臣愚讀未終篇不覺憮然駭喟然嘆也此何等時尚忍言留豈臣部困乏至是蜀中獨未之聞耶夫今天下喫緊要務無如

大工邊餉兩端稱極重矣顧重均則權緩急均則權利害採木尚可歲月以需而邊餉顧可歲月以待乎採木不得工師不過越嶺而求索餉不得軍士顧肯束手而斃乎前項十萬四百餘兩

乃關西四鎮所爲焦腹燃眉日夜以須者也去
歲各該督撫諸臣節次差人移咨守催臣即飛
檄嚴督令該布政司作速起解不啻數四矣方
且懸盻未已孰意又從而留之乎此固促之彼
固遲之萬一兩相耽延致三秦甲士醸變脫巾
咎將誰職况詞之日協濟則必彼此交助而後
稱協今一遇不敷輙欲割額餉以填別壑而當
此太倉如洗九塞告急之時曾聞有那他項之
半鏹以佐顆粒否有侵無恤有乞無償爲討部

者苦之何獨肩其苦耶去歲撫臣以用兵議留
臣亦堅執不允今卽云採辦之費倍於用兵獨
不思呼庚之患甚於擇木乎雖先年曾以松藩
虜警及征播議留乃本部應辦之餉耳未嘗取
彼以與此也況採木之役自有專司而乃那用
就乙則此十萬之鈌問誰抵補此固臣之所未
解也夫　宸居鼎建川岳效靈卽一錙一銖皆
皇上之財也臣雖至愚無知柰何自分畛域不爲一
臂之助顧權衡於利害之間斟酌於緩急之際

勢不容以默默貽禍故敢不避瀆聒而喋喋如

此伏乞

皇上軫西陲關係最重念蜀餉輓輸無幾

嚴諭該省撫按將採本經費别作區處其未解陜西

三十五年分五萬餘兩即督布政司作速差官

星夜解赴該鎮交割以後年分俱照舊規徵完

按期起解不許别項那借致悞軍需庶

大工與邊餉兩俱無妨而計曹與水衡各守其職矣

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四

日奉
聖旨是邊餉緊急該省應解銀兩照舊征解欽此

計處兵餉疏

題爲遼左關係天下安危計處兵餉萬不容緩事

山東等清吏司案呈該兵部題前事先該本司

接得邸報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稱建酋所圖開

原兩關薊遼總督王象乾題稱東虜燒大戍兀

魯孩子老汲王燒餅阿拜台吉等各擁衆犯搶

遼東等因到部看得遼鎮危急已甚兵餉委宜

設處第各邊兵餉全賴年例年例誠如原額則

臣部可以有濟于九邊亦可有辭于天下惟年

例以內有逋負臣督之而未應有侵妨臣爭之
而未得則有設處于年例外矣夫年例以內
國之經也臣之職也臣固不能一刻忘年例以外
君之恩也非臣之職也臣尤不能不爲今日望益今
日之勢各邊皆不靖而遼尤危今月之餉各邊
皆不敷而遼尤急神形兼攝標本並治下脩臣
職上說　君恩此其盡頭一着矣爲此將逋負
侵妨設處三項詳開塵　覽伏乞
聖明曲體亟行　勅下臣部令逋負者速解侵妨者

歸還設處者同心共濟則邊與各邊庶幾猶可

爲也夫臣方久病待放似宜靜緘而且爲是多

言以徼　天聽誠爲繁瑣但臣一日之仔肩未

釋則一日之憂惶莫已故不度進止而摭拾如

此惟

皇上留意裁察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具

題

一一逋負額設惟正之貢　國家命脉所關外解必

一分之入即年例虧一分之出其在水旱軍興

諭緩議帶者猶可曲原至于那借延捱推托虛報者何可槩寬也乃邇來積玩成惰轉相效尤查得福建屯折銀兩存留未補者十萬二千六百八十餘兩積年拖欠四萬七千八百六兩有餘兩淮運司欠課一百七萬四千三百有餘長蘆運司則又欠課一十二萬八千八百餘兩山東運司欠課九萬四千五百兩有餘廣東提舉則又欠課三萬四百七十餘兩華亭青浦二縣虛報布折等銀奉

旨嚴催尚欠八萬三千一百二十兩有奇省直應解
京邊稅糧等銀見徵雖完舊欠二百一十四萬
六百三十餘兩撫按贓罰亦抵正項欠至十萬
一千九百有奇京衛屯糧孰非額設欠至一萬
六百九十餘兩以上共欠三百八十一萬五千
餘兩所謂逋負也乎時頻催視為泛常今日危
急豈容襲故合候
明旨分別查參庶得速完伏乞
聖裁

一侵妨設官分職原有專任程功計效各有責成非但爲臣子明職掌實所以爲　朝廷飭紀綱也爲人臣者求無虧于局之內而已豈宜遂侵于局之外乎自礦稅繁興以來礦稅不足割正賦而不恤礦稅求足妨正賦而不顧明侵暗害爭之不得如江西一省自鹽課歸潘監至今虧十萬餘兩自商稅歸潘監至今虧三萬九千餘兩而撫按缺官又虧贓罰銀一萬二千兩[illegible]山東一省自魚鹽商稅留解稅監至今虧五萬五

千四百餘兩自泰山香稅奏解稅監至今虧一十六萬餘兩而巡按鉃官又虧一萬六千兩矣南直隸課稅歸監則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餘兩之虧協濟河工則有一十五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兩之留蘇松織造又有三十餘萬之借河南一省協濟河工留銀一萬八千八百八十餘兩未巳也而又有移粟救荒一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兩之留河工緊急借用九千九百三十兩未巳也而又有巡撫贓罰二萬五千兩之

虧未幾而創建

福王府第題留雜課銀兩三萬九千四百兩有餘浙江續借京邊銀二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餘兩爲織造袍段也陝西共扣兵餉二十萬兩爲協助今歲也福建兩鈌巡按虧贓罰銀一萬二千兩三鈌巡撫虧贓罰銀九千一十八兩甘肅虧巡按贓罰一千二百兩山西虧巡鹽贓罰二千七百兩猶曰省大者虧多省小者虧少也湖廣鈌督撫虧贓罰八百兩鈌巡撫虧贓罰八千

五百兩㹁廵按虧贓罰五千三百二十餘兩廣西一省欽廵按一官虧贓罰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兩有奇是何大省所虧猶少小省所虧反多也至于各處鈔關皆軍需也皆額課也自稅監四出商賈稀少處處虧額年年告匱臨清鈔關六年之內虧額二十萬九百二十八兩河西務關五年之內虧額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兩滸墅鈔關三年之內虧額二萬二千五百五十兩北新鈔關虧額并題留賑濟共欠三萬五千五百

四十兩有奇揚州鈔關麡額銀題留賑濟共欠二萬三千八十兩有奇淮安鈔關麡額僉題留造船共欠九萬五千三十兩有奇以上共欠二百零九萬三百兩有零所謂侵妨也挹彼注兹尚患竭澤横截旁留豈能盈科使非應開除者開除應補還者補還應蹤通者蹤通則江河雖大能當尾閭之洩乎伏乞

聖裁

一設處　朝廷之財銖不可以供　朝廷之用塹

而私之不免形見勢詘之虞融而通之乃見酌盈濟虛之益倘窮不思變於官守得矣其如

國是何故必權宜設處乃足　國安邊之道也查得南京戶部存積銀兩據報部文冊及開除新收益六十一萬有餘矣向因征倭借用二十萬兩今當　國計匱之再借二十萬兩未為過也兩淮庫貯賑濟銀兩及稻價挑河共報二十五萬有餘矣年來並未支用分毫今當

國計匱乏取用一十五萬不為多也淮蘆鹽引徵

帶鹽銀每年六萬五千餘兩為征寧夏設也今寧夏既平撥歸本部不亦宜乎開納事例後奪于工部者雖不可豫定其數原為濟邊計也今邊方缺用歸還本部誰曰不宜前者征倭煩費曾查取兩廣布政司存積銀十五萬兩又查取各處稅契銀兩缺官柴馬節省公費裁減工食其數不貲俱有實濟今當匱乏之可不再一查取乎各處稅課三十三年奏

旨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

邊之用三十四年奉
旨一半解送該部助工濟邊今助工者已收四年矣
濟邊者不當輸收四年乎以上諸項錢糧所謂
設處也有例可查有冊可據或量時暫行或俟
後還補惟期各捐成心共褁時務則窮乏之病
庶幾其有瘳乎伏乞
聖裁

再申設處遼餉疏

題為京邊匱極設處計窮謹循職掌再申前

請以濟艱危事頃臣因邊餉久缺遼左更危業于六月十七日具題為遼左關係天下安危計處兵餉萬不容緩事內開逋負侵妨設處二款分請定奪又於是月二十四日具題為秋防愈迫遼危愈甚懇乞　聖明早定處餉之策以決猶豫以保封疆事內除逋負臣部亟催侵妨候

旨另議專請設處一款迄今未蒙　報可仰窺

聖意夫豈忘情邊疆無亦以臣部爲遼左發端今三十萬之處分綦有明旨可無事于此乎然而臣之所請非專爲遼左一處而言也九邊十四鎮計舊年缺餉尚該四十五萬二千四百有奇而今年上半年缺餉尚該一百一十五萬九千三百有奇疆臣各有疏揭甚于追呼是不容不處者也臣職在司農寄所不足安敢逃責顧從前之積匱沿遺于今而襟肘愈露斯今之艱苦百倍于昔而補苴更難且

無論礦稅之侵妨即工部節年織造而奪臣部者共計七十九萬二千七百餘兩以河工而借臣部者共計二十一萬三千八百餘兩以府第而借臣部者共計四萬九千八百餘兩其奪也初不與聞其借也一往不復臣部能堪此耶又如逋負積至二百一十一萬八千六百餘兩儻催之而即得豈不可以解臣部之窮而其逋最甚無如南直浙江江西等處催之愈急而應之常緩動借去年水災爲言臣部能堪此耶以一

罄懸之太倉而供尾閭之九塞額外者旣不能
妥希于人額内者又不能固守於巳一有緩急
則群起而指之曰誤國誤邊然則今日之戶曹
可謂亘古及今無復有難焉者矣
聖上卽不憐臣聽臣臣亦甘心爲國受辜獨以邊需
何事而欲僥倖于旦夕以希燕幕之安其能幾
乎是又不得不處者也臣與司屬悉心籌度計
畫無之惟有設處一策可以紓三軍枵腹之阸
可以寬 五位剝膚之憂可以解孤臣倒懸之

急計無有便於此者謹將南戶兵工銀兩已奉
明旨取用與別項可無稽括者删去不開外列爲四
條再干　睿覽伏乞　允行以通一時之權仍
乞將逋負侵妨二款另　賜處分以後萬世之
經廢　聖斷丞决一日則邊餉遂發一日而内
外懸望之情亦可早釋一日矣則臣之懇請寧
有已時耶雖冒瀆獲譴所勿辭矣
一據兩淮運司三十六年報部冊開庫貯銀實在
二十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九兩零稻價銀三千

四百五十八兩零挑河銀二萬五千二百六十
四兩零共二十五萬五千八百餘兩原係積餘
備用今邊需無措凡別衙門蓄積但可通融者
俱蒙
皇上分派酌取如該司前項銀兩雖係歷年所積實
則鹽務所餘旣備用為名自當乘時濟急相應
差官取解三分之二餘仍留貯亦足備不時之
需矣

一征寧夏開淮蘆鹽引至三十一年改就引帶鹽

淮南每引帶鹽十斤徵銀五分淮北每引帶鹽二十斤徵銀一錢長蘆每引帶鹽十斤徵銀四分共徵銀六萬五千餘兩查得前銀特因寇氛作逆一時權宜非為增戍之兵非額定應派之餉事平即當停止見今兩淮巡鹽御史具疏請裁濟邊方在候

旨而各鎮羽書旁午索餉甚殷相應掣同前課酌量支給如前課不掣即於該鎮年例銀內如數扣留所有征守增兵原非經制仍聽彼中督撫設

法清查務復舊額葢非損其所固有亦綜核邊
實之一端也
一開納事例
祖宗爲戶部濟邊而設工部原無此例後因
大工暫准開行事已仍當還歸本部今工役稍有次
第而該部歷年又減數以招來之赴納去此趨
彼臣部終不能與之較多寡何也工部止以發
商故銀不必足色而數不必滿秤況與商人相
兌則雖貨物雜投亦無不售者例之所便者多

則人之所趨者夥即欲敺而之戶部其道無繇矣稽查會計臣部先年可得三四十萬今則不滿十萬去年僅止四萬餘矣雖均爲公事而邊需與工料緩急不倫蓋版築之繁興可以紓徐而理而芻糧之孔亟難以時日而延然則今日工部之事例似宜歸還本部暫充濟邊稍俟數年之後再議均分或亦公平正大之體而盈虛消息之宜然者乎

一 二十三年十二月奏

旨各省直稅課供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
拜土產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解
進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
之用欽此又三十四年三月內奉
旨江西湖口等處船稅着稅監照舊徵收遵奉前諭
一半解送該部助工濟邊一半解進內庫應用
欽此查得助工應屬工部濟邊應屬戶部兩奉
明綸皆有該部之文可繹思也乃向來止解該部臣
部未與較爭則以

居爲重而人臣急公之義不必太分彼此爾今工
部已收四年而臣部未沾毫末若必待營繕工
完而後與臣部悠悠歲月將何爲期不虛負
皇上軫念士卒之隆恩乎請自三十七年爲始亦照
前數俱解戶部用濟邊需是亦臣等推廣
德意風示九邊使之感恩圖報効力封疆而非臣
等自爲寬舒之地也　以上四條凡涉地方者
地方諸臣必以爲不便涉
大工者工部諸臣必以爲不便臣敢謂其無後言哉

顧均之　王臣也亦均之　王事也時值康平則各營職業而不必軼於局之外運遭搶攘則共効勵勤而不必泥於局之內葢大家之藩籬可剖而同室之徃救宜先如運司餘銀借用之物也寧憂鹽課懸停之征也

門殿鼎新詎敢謂緩而

皇上年來徵求四出惟　大工是圖業已厚爲之所該部極力懇求諒必得請矣肅論及繩墨之外乎況工織隸在起部而節年之邊餉暗借不貲

原缺

覆湖廣撫按題留贓罰疏

題爲懇留贓罰銀兩以濟　大工事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張問達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黃紀賢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史弼各會同咨揭前事大約謂先該工部題爲　殿門肇建內派湖廣採買楠杉大木約該價銀四百二十萬兩比照

兩宮題留各項錢糧併留院道贓罰銀兩又因本部以遼左危急分列摧逋咨催前銀三院會同條

議要自三十六年起至四十五年止撫治按三
院及司道贓罰一併
請留以充採木支用等因會題前來案查先該湖廣
撫治二院各咨揭議留贓罰以助採木一節俱
該本部念係濟邊正額先後咨催去訖今該前
因若復再以空文往返徒滋煩擾呈乞酌議案
呈到部爲照職內職外均之　王臣採木濟邊
均之　王事以　王臣而供　王事又何分畛
域哉第事理有輕重時勢有緩急主計者安得

不於重且急者而圖之乎肆今　殿門肇舉備材正殿當事者急桑土之計董作者懷靡及之憂臣豈有胸無心者寧不念及藉令天地之財挹之彼足以注之此盈之東未必詘之西則臣子在位亦豈不同心共濟而較計於不必然之域乎惟以財有限而用難虧則臣不敢爲額外之求亦不敢爲額內之損臣部惟據其額以求之撫按撫按亦惟據其額以完之臣部甲不得侵乙不得干也邇查陝西撫按贓罰向係抵作

甘肅年例三十五年間巡按偶欽贓罰不足該院咨請開銷千二百兩臣部旋發太倉補足年例觀此額鈌則補成例已自昭然推而槩之各省直各撫按之贖鍰分釐皆係九邊額供虧一分即虧一分之軍需也令楚中三院司道獨非額內之供而日倚以濟邊者乎何該部念及於

大工而竟槩留及於此項耶何三院惟以採木之艱難而頓忘却夫邊需之匱耶且水旱災祲既責臣部以彌停工作甫興又留贓罰以接濟膏已

竭而再竣之脂已盡而再削之爲今日之計部
者不亦難耶况數年之前部帑雖虧尚未必無
隔宿之儲當今羣醜騷動之日遼左阽危之秋
庫如懸罄帑無宿儲叩
閽設處而不得請補侵妨而未能無已而勉爲拖逋
之催是亦得銖得兩即得億得萬之意也臣心
良苦勢亦孔棘矣彼楚中諸臣知爲地方之計
而已知完採辦之局而已不知賴辦之尚未有
喙息遼陽之地未有安堵關係於

神京之安危當何如者萬一糧餉不繼軍士呼庚此時將責之工部乎將責之湖省乎臣言至此臣心幾裂必不能捐目前之急需以佐水衡之營繕矣伏乞

聖明軫念九邊非臣一家之事軍儲非可旦夕之缺

嚴諭當事諸臣協恭和衷各循職守將三十六年以前按院司道未完贓罰悉照數完解三十六年以後三院司道應解贓罰仍照舊解進庶類款之年例不至於虧削而

國計邊需亦永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七年九
月初八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再請酌處諸臣停緩疏

題爲國步日就艱危讜論更須商確謹補牘再
請以俟　聖裁以圖至計事臣待罪民曹凡生民之
休戚邊餉之盈虧與夫時事之緩急總集于臣
臣自受事以來夙夜祗慎冀以無曠厥職仰副
聖懷乃邇年災祲頻仍邊餉匱乏臣已焦勞拮据無
所措手矣不意時事阽危至今年更甚者各省
之苦旱苦澇已逾八九諸臣之議緩議停不啻
再三第揆以今日之邊儲酌以今日之時勢似

必待
皇上之明斷輔臣之酌處者臣試總覈起運之額熟
數被災之鄉而徐及諸臣條議之畧爲
皇上陳之夫天下歲入之數四百餘萬止矣而九邊
軍餉則已四百萬有奇一切 上供匪頒諸煩
費不與焉是四百萬有奇者分毫皆軍士命脈
所關 國家神氣所係也惟是徵解不減于常
供後得計入之數以當出之孔又使災變僅見
于一方尚得借此之盈以補彼之歉乃今河南

則旱澇矣山東畿南則旱殣矣福建江西省洪濤矣山陝蜀黔皆旱魃矣閭閻之蕭條萬里老幼之轉徙盈途宜一時當事諸臣仰體

聖天子愛惜元元至意連章累牘望　闕請恩也今查科臣李璡一本爲

聖心疑忽日甚　國勢孤危可憂謹援引成憲敷陳末議懇乞　省覽急圖任賢保民實政事內條議災傷謂正供卽難盡蠲當酌災之輕重爲徵之緩急內有獨急查核之

旨若爲授汚吏以利權等語又科臣馬從龍一本爲
災民望拯甚急荒政中飭宜先懇乞
聖明亟沛德音以惠遺黎事內有催科一款議將應
徵起運俟麥蚕有秋酌量豐歉徐徐議徵又山
西撫按魏養蒙劉光復一本爲全晉空匱已極
災民待哺無策仰乞　天恩俯假便宜救全遺
黎事內緩舊逋一款大意謂舊逋委難並徵各
官給錄限有分數願寬其罰以俟年豐帶徵又
直隸巡按畢懋康一本爲畿南荒旱異常饑民

流亡可慮懇乞 聖明軫念破格蠲恤以安畿
輔以弭衅萃事內寬起解之限一款議將起運
錢糧責其或京或邊於中又分緩急次第容各
官朝 覲後移限來春三月或夏五月取次完
解又江西道御史喬允升一本爲四方災變頻
仍 聖心軫恤宜亟敬陳末議以備採擇懇乞
勑下大小臣工講求拯救之方與生財之道以保千
遺以永萬世治安事議將各省災傷起運正項
勑下戶部再於別項支撥應付直待來年蚕麥熟後

催理撥運又山西道御史馮嘉會一本為災民
窮極必變　主心軫念宜急懇乞
聖明亟省召災之源蚤圖憂恤之計以弭亂階事議
將畿南被災所在秋糧方徵未納者權宜停徵
俟來夏麥蚕有秋再行補徵解納此數臣者立
論雖殊大都不出停徵緩徵兩者其描寫艱苦
之情狀如上鄭俠之圖其條列拯救之機宜似
借留侯之箸臣叨厠民曹職專安輯覩此哀鳴
景象寧忍恝然故臣披復數四躍然欲起萬一

諸臣言之而　聖天子慨然爲罷稅爲捐帑爲停一切無名之奉濟此災民甚幸儻諸臣言之而郡邑有司得有所援引以悠其停緩則此四百萬之常賦保無縮額乎向者

明詔之切責甚嚴部撫按之督催甚急猶不能得郡邑有司之僇力而況諉以借口其爲縮額必矣夫既縮于常賦之中而欲令司農無減于常餉之内是使臣能點鐵成金則可而臣不能也竊意水旱蝗蝻冰雹之遺省有遺郡郡有遺邑邑

有遺鄉況正賦出于素封者什九出于閭左者二三即寬之閭左竊恐未必利貧民而寬之素封祇以令之怠公上之急耳臣言及此極知府怨招尤無所逃罪但計吏且入國門使皆猥稱近疏而倖逭逋課之懲臣將何詞詰責而又將何術塞諸邊庚癸之呼哉是用條上諸疏披瀝苦情伏乞

皇上將諸臣請停請緩者下其議宰輔許密酌處以俟 宸斷恭候

命下之日臣部遵奉施行是疏也業已進呈
御覽未奉　批行事關軍儲萬難輙已故敢補牘再
申前　請惟我
皇上留意省發臣愚不勝忍死祈望之至等因萬曆
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

再請會議并祈罷免疏

題爲歲賦縮額漸多邊餉愈增無措再懇

聖明允臣前　請會議以救阽危事先是臣因九邊

催餉峪揭交至如雨歲入多至積逋計無復之

會屡具疏特懇

皇上勅下廷臣會議便計用濟燃眉已而閣臣樞臣

睹邊事之危急憫臣部之困窮亦各以疏揭代

臣叩　請伏蒙

聖慈准借部寺税銀馬價共四十萬兩臣捧誦

綸音頻覺趌息其在戍卒感深挾纊又可知矣第各
邊所需不下二百餘萬而此四十萬者出自
皇上則為大旱之甘霖散至九邊猶然波臣之斗水
也除請　內帑恭聽
皇上處分外念此救焚拯溺之時必須補天浴日之
手而顧可責之寸籌莫展二豎交侵之病臣乎
臣掌計吏也方今諸省藩司各膺毛土之寄抱
冊而來鱗集　闕下均之所為分計之臣也事
屬同舟豈異人任伏乞

勑下九卿科道會天下之計吏商天下之貲財各出所見縷析條分當必有心計妙筭如唐之劉晏其人者庶幾破臣之聾瞶而救時之耗絀乎夫臣請會議欲議於額之外也近閱大計歲額自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積欠一百六十萬有奇較在歲尤甚此其盡係水旱蟲蝗盜緣臣以叢垢之身徒擁虛器臣視計部若苦刼外吏視臣君贅疣非不移文而愈催愈緩漠不相關當此之時惟有伏枕長嘆束身待斃而巳是臣一日

不去則大倉一日不得盈大倉一日不盈則邊事一日不可保毋乃

皇上以臣爲嘗而以九邊爲戲耶異日者即洒臣之血以潤多士之吭其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與言及此涕泗交零惟我

皇上留神省察亟允會議亟罷臣歸以救阽危於萬一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具題